

越南停戰後的東南亞局勢

羅石圃

位居東南亞防堵共黨南侵前線的越南，經過十一年的熱戰，已于今年元月廿七日簽署了停火協定。此一區域是否從此可以得到和平？須視河內與北平已否揚棄「武門」路線？如果停火祇在換取美軍的撤退，當北平與河內再合夥輸出戰爭時，東南亞各國是奮起抗戰？還是不戰而降？這又須視華府是否撒手不管？及其針對共黨南侵新策略的構想能否取得盟邦的信心？要觀測今後東南亞的局勢，必先研討這一連串的問題。

一 從和平協定看越南局勢

經過一波三折的巴黎和談，終於在今年元月廿七日，經交戰四方簽署了「結束越戰和平協定」。協定全文，共分九章廿三條，另附有三種議定書：（一）越南停火及聯合軍事委員會議定書；（二）被俘人員交還議定書；（三）國際管制監督委員會議定書。其要點在規定：以美國及盟國與西貢部隊停止對越南境內的共軍攻擊，並終止對北越的轟炸及解除封鎖，換取北越與越共軍停火，再以美軍及盟軍全部撤離越南，交換北越及越共釋俘。

對西貢及越共連同北越部隊，規定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組成三方面——西貢與越共及中立人士的「國家協和委員會」，負責籌備全國普選，在國際監督委員會的監督下，由選舉產生越南全國統一的政府。使此一「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選，來決定越南的政治前途」。至于南北越的統一，須由「北越和南越根據討論及協議的和平方法逐步完成，不受任何一方的恐嚇威脅及外來干預」，在統一之前，十七度分界線的非軍事區，南北越均須尊重。

就此一和平協定及其所附的議定書着眼：我們不難發現共方並未放棄以武力吞噬越南的企圖，否則便不會堅持在協定上不載明北越南侵部隊的撤離。以北越連年征戰所造成的丁男不足，留此四十多萬部隊于越南，非準備繼續作戰而何？再從協定中規定南越作戰雙方部隊各守原防，不得互相侵犯，雖使西貢政府並未割讓整塊領土給予越共，但其佔領區如豹斑似的遍佈全國

各地，已使領土遭受割割，更加難以劃界佈防。這在越共方面固然由于防地分散，形成交通阻滯，補給不易，但在議定書中規定：雙方補給均可行經他方控制地區，且限定不能妨礙人民從事貿易的行動自由（註一）。所以豹斑式的共黨控制區，不僅沒有交通補給的困難，反而有利于游擊基地的遍佈。

對共黨所夢寐以求的越南聯合政府，固已由于在協定中明文規定了「三派和協委員會」的任務，不致再被曲解為變相的聯合政府，惟從所謂的第三方面着眼：越南的反政府人士雖亦大多標榜反共，但他們已往的言行，無不有利于共方，所以被認為其中有共黨潛伏的兩面派乘機運用，使他們在共黨的統戰戰線而不自知。可見今後在「三派和協委員會」的中立派亦難免重蹈覆轍。且該會的職權，除籌備大選而外，尚有促成「和平協定」的確切實施，及保障自由民主的規定（註二）。今後如國會授權總統，及政府實施新聞檢查等措施，共黨均可拉攏中立人士透過該會予以干涉。

越南代表雖未在列有越共「臨時革命政府」的文件上簽字，但在簽署的協定上，均列有西貢與越共雙方，並承認越共武裝部隊的存在而不可侵犯。一個國家而有政府軍以外的武裝部隊到處對峙，斷無不發生武裝衝突之理，何況彼此都懷有消滅對方的居心。可見今後的越南，將是干戈與玉帛並用，勢必成為冷戰與熱戰齊起的戰場，祇不過是沒有美軍介入，讓西貢政府獨力對付國內外共黨的進攻而已。

二 寮高能否獲得和平

自由世界的人把越南、高棉、寮國的戰爭看成三個戰場，共黨陣營則視為三位一體。我們並不否認北越在寮高兩國作戰的首要目標，在為越戰而假道，並沒有先行席捲兩國的企圖，但扶助兩國共黨以壯大其武裝力量，使它們能割據由北越通達南越的走廊地區，讓河內南侵，可以事半功倍。這又是它達成首要目標的重大前提。以往，共黨方面不惜一切籠絡施亞努政權，及脅迫永珍所企圖的安全假道而未能如願的，今後將由談判而輕易達成。

永珍與寮共的談判，已經達成了停火協定。在軍事方面，仍是各守原防。這不僅使寮共的控制區幾佔全寮總面積三分之二，且鄰接雲南的寮北，與沿南北越及高棉北部的寮國東部——亦即胡志明小徑所經的領地，都為寮共佔領區。在停火協定生效的當天，北越軍向挾同寮共武裝將寮南戰略要地的北寮與猛化蘭加以佔領（註三），以致全寮糧產最豐的波羅溫高原，已被共軍所全部囊括。再從寮北的態勢看：通過瓦瓶平原的十九號公路及滇寮公路沿線地區，既均在共軍手中，使雲南和僑邊府已與寮北聯成一體（註四）。

在政治方面：寮國的停火協定，已原則決定組成新的聯合政府，在名義上雖為左、右、中三派聯合，但關於中立派的人選，則為永珍與寮共旗下的中立派各佔一半。于大選前代行國會職權的「國家統一委員會」的代表人數，亦按照此項比例產生（註五）。所以寮國今後的政治局勢是敵對雙方平分秋色，溥瑪親王如願意再作馮婦——以中立派領袖身份而續任閣揆，則必須遷就寮共——至少對外國共黨武裝經由寮共區侵略鄰邦，必須密而不宣。

縱使北越如一般所料——在長期征戰之後，面對着滿目創痕，痛定思痛，不容其不暫時放棄武裝吞併南越的企圖，改變為支援越共採取政戰策略，對為越戰而假道的寮國，既已在領土方面三分天下有其二，在政治上又秋色平分，自無須再啟戰端；但由于高棉的戰火無法以談判解決，又不容它不破壞寮國的和平。龍諾切望能在越南停火之後帶來高棉和平，但宣佈決不以施亞努流亡政權為談判的對手；施亞努雖于越南和平協定簽訂後，不再強調作戰到底，表示願與美國談判和平，但堅持必須龍諾下台（註六）。

其間曾一度傳出金邊政府將由馬達克出任副總統並代龍諾總統行使全權

越南停戰後的東南亞局勢

，俾他赴美作長期醫療，但旋即由龍氏堅決否認（註七）。這顯示此項消息，或出于美方的建議，以便促成高棉由談判達成和平，龍諾的否認，不僅表示此項建議完全落空，且透露了俄毛對印支的爭奪，將以高棉為爭奪的焦點。中共所卵翼的高棉流亡政權，係以高共結合施亞努擁護者所組成的叛軍為資本。由于北平的補給乃透過該政權經由河內送到高棉叛軍手中，遂造成了施亞努遙遙控制它們的地位。但蘇俄對高共武裝亦同樣假手北越給予軍援，更與龍諾政府保有外交關係，並斡旋高共與政府經由和談以達成停火，俾使中共所卵翼的高棉流亡政權成為空中樓閣（註八）。

高共在蘇俄要和中共要戰的爭持情況下，已有無所適從的徬徨；北越對兩大之間的相反要求，自更難以作成和戰路線的抉擇；何況中共已派兵進據寮北沿着十九號公路佈防，其補給可以經由滇寮公路，從猛旋轉接該路循胡志明小徑，直接運到高共手中，並可進一步向越共直接支援作戰。如果河內遵從蘇俄的和平路線——或暫時止戰從和以圖喘息，便唯有聽任寮高越共由中共直接支援作戰，其本身便陷于來自大陸的勢力包圍之中（註九）。這是河內不能不與北平繼續合夥輸出戰爭的苦衷，也是印支三邦無法停止戰爭的基本因素。

三 中共在越南停火後的南進新策略

當蘇俄與中共展開和戰路線爭執的六十年代初期，寮國和越南亦即先後燃起了戰火，此既表示北平所強調的武裝暴力路線並非空言；至一九六三年劉少奇訪問河內，與胡志明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援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以實現「東南亞民族的解放」（註十）。這又是更進一步地公然指出河內發動越戰，乃以行動表示捨俄從毛。所以越南戰爭，對共匪而言：雖在南越是標榜反美，但在北越及印支共黨陣營，藉戰爭以排除堅持和平路線的蘇俄，比反美更加成功。

然而自一九六五年二月克宮新主人柯錫金訪問河內後，俄援新武器即源源擁向河內，北越的領導權已非中共所獨佔，而美俄關係亦出于北平的始料所不及，並沒有因蘇俄插手越戰而導致雙方關係的緊張。至一九六八年，北

越勞動黨政治局通過了接納華府以停炸換取和談的建議案，此既說明了河內領導階層已大多數傾向促成和談的蘇俄；且在此同時，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和大馬，又迅即與蘇俄建交，更顯示美國一旦退出此一地區，所有此一地區的自由國家都將被克宮納入其標榜的集體安全組織，用以替代美國對它武裝南侵的協防。這對它的威脅更加嚴重。

北平由發動越戰並強調徹底打垮美軍轉而拉攏美國促成停火，顯然是由于排俄重于反美，讓美軍撤出印支戰場，以便它全力應付蘇俄。然而蘇俄一向堅持的和平路線，便是爲了北越在和平建設期間對它的倚賴必會超過北平，其影響力亦勢必隨經援數字的比例而升降。當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的北越一段和平建設期間，蘇俄的援助由一億一千九百五十萬美元，迭增至一億五千九百萬美元；中共由二億美元，迭減至一億美元，其勞動黨第一書記的職位，亦于此一期間，從親毛派長征手中由親俄派黎笏所取代（註十一）。前車可鑑，所以中共促成越南和平協定的訂結，並不能讓河內放棄戰爭而實現蘇俄所堅持的和平。

北平對越南和平的意念，是讓美軍退出戰場，由越共在它和河內的支援下，對孤立無援的西貢政府繼續作戰，但戰爭的型態，將是標準的毛式戰爭——以統戰心戰密切配合游擊戰，使戰爭沒有美軍介入，共軍便無須要求蘇俄新武器的軍援，印支共黨陣營，也就可以由它獨佔。當越南和平協定于元月廿七日在巴黎簽字後，北平電台立即播出由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周恩來等聯名，給予孫德勝、范文同、黎笏、長征及越共阮友壽、黃進發等的電報，在強調和平協定的勝利，是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範例，而後並聲明中共將繼續爲他們撐腰——支援越共與中南半島各國共黨所進行的顛覆叛亂活動（註十二）。這便是北平南進新策略的訊號。

誠然，周恩來早就在拉攏美國準備結束越戰時，便已向東南亞自由國家展開笑臉攻勢，重彈和平共處五原則的舊調，藉以籠絡各國政府和它貿易建交。但在此同時，它對各該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不僅並未因此停止或降低，且有增加升高的跡象。連各國當軸所開出的與它改善關係的首要問題——放棄對各國的仇視，不再以廣播攻擊各國政府反動，並誇張共黨叛亂的戰果，北平亦仍然在與各國貴賓杯酒聯歡的同時，轉播各國共黨的宣傳如故。中共認爲這種兩面的作法並不衝突，其解釋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友誼，並

不能影響共黨與共黨之間的義務（註十三）。

至于如何迫使各國政府在它並不放棄支援共黨「武鬥」的策略下開展貿易外交關係？它認爲可以倚賴它所進行的國際統戰壓力而促成。諸如開拓大陸市場，假北平以平衡美俄的力量，以及求取中立的保證，和要求中共放棄仇視，應先由本身放棄對它的仇視。這種種論調，由新聞傳播機構而伸向議會，再由工商業者羣起響應所造成的開拓大陸貿易外交熱潮，可以使各國當政者不能不隨波逐流而接納它的笑臉攻勢。這便是中共兩線並進的南進新策略。

四 美國在東南亞防衛的新構想

美國對越南和平協定，誠然是頗多讓步，但亦並非如一般悲觀論者所指出的，是不惜自毀諾言以換取河內的釋俘，並表示美國將對此一地區的盟邦安危撒手不管。這從尼克森總統不惜在大選前夕甘冒國內外姑息份子的反對，于封鎖北越海陸交通之後，再給予毀滅性的轟炸創傷，以及在巴黎密談已達成初步協議階段，爲了接納阮文紹的意見而拒絕簽字，一面恢復對北越的全面轟炸以迫使密談重開；一面加緊運輸裝備補給，以充實越南部隊的戰力。可見尼氏一再聲明美軍退出越南並不表示放棄對此一地區防務並非空言。

當巴黎協定簽署後，尼克森聲稱這是達成了美國所要求的光榮和平。由于他認爲此項協定，雖使共黨的勢力伸入了越南，但也使美國和其自由盟邦將藉援助印支戰後復興建設，以自由力量伸入北越。很顯然，巴黎和議得以達成，這是河內領導階層的和平派壓倒了主戰派，此後在和平建設期間，和平派將由建設的繁榮而日益抬頭，尤其在毛俄對北越展開尖銳的爭奪，形成河內領導階層由于事齊事楚的爭持不下，更有利于和平派由華府導向自由陣營，成爲東方的南斯拉夫。

在寮國和高棉，亦將由于美軍撤離，使俄毛的鬥爭進入短兵相接的境界，北越亦不能避開此項爭端的漩渦。據參加巴黎密談的季辛吉助手——也是美國國務院越南問題專家蘇利文（William Sullivan）于元月廿九日在電視訪問中表示：越南和平協議的達成，與「中共態度的轉變有很大關係」，這是俄毛鬥爭的另一環節。他接着指出：去年五月，尼克森對北越港口實施封

鎖，這是北越和戰關鍵的所在。所有俄援物資本擬由大陸港口轉運至北越既爲中共所堅決拒絕，迫使河內不得不認真談判。接着他分析中共拒絕轉運俄援物資的原因是：「中共寧肯在印支有四個巴爾幹化——彼此仇視的國家，也作出結論是：「中共寧肯在印支有四個巴爾幹化——彼此仇視的國家，也不願出現一個被河內統一的印度支那，且易受莫斯科的影響（註十四）」。

蘇利文是美國出席一九六二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副代表。在那次會議進行期間，他便試探出了俄毛的分歧，由印支的和戰而日益顯著。曾對中共代表公開調侃地說：「你們妙想挑起美俄戰爭，這是無法達成的企圖」。由於蘇俄代表聽到他的話表現得奇窘而不知所措，一般都認爲這番話是由于蘇俄代表向他透露了毛俄爭執的實情（註十五）。蘇氏以後出任美國駐寮大使，現任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並于出任巴黎密談助手期間，啣命來往于西貢、永珍、金邊、曼谷。他所指出的毛俄北越鬥爭，將因美軍退出而短兵相接，自不能不認爲是具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也可以代表華府的觀點與立場。

當然，華府自不能認定今後印支各國將因共黨陣營的內部鬥爭僵持而沒有戰事，但由於堅持「武鬥」的中共祇許從事游擊戰爭，所以斷定不致再演成大規模的陣地戰，這在越南的政府部隊既可應付裕餘，在永珍亦可由汪寶將軍的特種部隊以游擊戰對付游擊戰。在越南的高裔僱傭兵既可回到高棉參戰，在泰國基地，仍可繼續訓練裝備高棉部隊。何況在和平建設競賽過程中，分散在各地的共黨防區，亦有難以防堵人民奔向自由的缺點。所以華府認爲今後美軍的防線雖已後移至泰國，但在此軍事堤防以外的政治戰場，則已推進到了北越，且使共黨內部已自亂陣營。

五 東南亞自由國家的態度

一九六八年巴黎和談開始，適值英國宣佈定于一九七一年前撤退遠東的防軍。使東南亞國家恍于英美均不足恃以防堵中共夥同北越所輸入的戰爭，大有引俄以代美拒毛的趨勢。這當然是美毛雙方所不願，因而促成了由兵兵外交以至尼周會談，但又引起了東南亞各國一片接納周恩來和平奮調重彈的呼聲。由于華府一再表示斷不放棄對盟邦的條約義務，並竭力維護東南亞公

約組織，加上北平在笑臉攻勢的同時加強支援各國共黨叛亂，已使東南亞自由國家不能不繼續倚賴美國的協助。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于巴黎和談進入了協議階段，曾于訪問西歐期間，在倫敦呼籲美軍須于越戰結束後駐防泰國，以作爲東南亞足球場上的守門員，才能維護東南亞各國不致向北平妥協，且不諱言新加坡在左右鄰邦都已與中共建交的情況下亦在所難免（註十六）。如果我們不否認此後英倫派遣國防大臣訪問澳洲，勸說魏特蘭不退出東南亞公約組織，使華府有駐軍協防泰國的條約根據，正是這項呼籲所發生的效果；加上他由歐返國後，迅即訪問泰國，以商討越南停戰後的「東協」國家防務爲主題，更顯示曼谷政府欣然接納美軍重開泰國基地，是雙方都已對尼克森新的防衛構想具有信心，並共同促使「東協」各國不會墜入中共兩線並進的陷阱。

當巴黎和議簽訂後，東南亞國家並沒掀起驚濤駭浪以及彈性外交的呼聲，接着季辛吉訪問北平，華府宣佈美毛互設聯絡辦事處，東協五國也沒有引起轉向北平的狂潮，這不能不認爲是華府派遣安格紐副總統訪問各國，已使尼克森對東南亞新的防衛構想，獲得了各國當軸充分的信心所使然。至于這項新的防衛構想內容究竟如何？這從二月中旬東協在吉隆坡所舉行的外長會議決議案，及季辛吉訪問河內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都可窺見此項構想內容積極意義的大概。

「東協」會議決定將擴大該組織，使原由泰、馬、新、菲、印尼五國爲成員的地區組織，再邀請北越、越南、高棉、寮國、緬甸一併加入，同時決定現有成員國一致準備參加包括北越的印支四國的重建與復元。印尼外長馬力克于會議閉幕後宣稱：此次東協會議，已鋪平了與北越進行正常雙邊關係聯繫的道路（註十七）。接着季辛吉有河內之行，係由曼谷經永珍轉赴河內，于訪問四天後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表示雙方曾就美國協治療治北越戰爭創傷及戰後經濟重建交換意見，並同意由雙方以相同的人數組成一個聯合經濟委員會，負責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註十八）。

將北越的戰爭狂熱導向于醉心由建設而達成繁榮，一面使它由于接受了民主國家的建設援助而無法脫離自由經濟的聯繫；一面促成河內領導階層的和平派抬頭，藉以平服好戰的心理，其實也是拆散了中共的戰爭夥伴；分佔了蘇俄向東南亞伸展開和平奪權攻勢的基地。當然，北越內部勢必會因此開

啓主戰與主和及親俄各派的爭端，而在寮高南越共黨陣營，更有俄毛與北越的三角爭奪，這都是對民主國家有利而無害的。

讓共黨陣營相互的鬥爭集中于印支地區，可以減低它們對美軍重築防堵線于泰北以南地區的戰爭輸出。雖然美軍不會再介入地面戰爭，但正如泰國陸軍副總司令克利夫將軍所指出的：由于美國強大海空軍的留駐，既可以安定人心，更可以嚇阻共黨不敢在中南半島發動任何重大的攻勢（註十九）。至于對中共所支援的各國共黨叛亂，由于美國軍援裝備訓練的各國防衛部隊既可隨時阻擊，加上美軍的空中支援，縱不能在短期間將叛亂收平，但可以控制叛亂不致升高擴大。

至于對付中共的國際統戰，印尼、泰、非和新加坡都不會有來自國會的壓力，由李光耀于大選前大力整肅了中共企圖迂迴伸展控制的報紙，最近又吊銷主張美化中共的南洋商報發行人李有成的執照，都無異對中共的國際統戰先鋒部隊開刀，也是為各國反擊中共的統戰開路。馬來西亞是面對此項作戰最脆弱的一環，但由于與印尼和泰國的邦交密切，如果這兩大鄰邦都能堅拒中共的笑臉攻勢，大馬也不致異動。由最近印尼堅拒中共經由日本牽線討論雙方恢復正常外交（註廿），泰國商業部聲稱：政府雖已准許商人與大陸貿易，但迄無任何商家提出申請（註廿一），可見兩國都無意接納周恩來頻送的秋波。

六 英法日本將捲土重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當吳廷琰政府被推翻前夕，越南政治危機瀕臨高潮的時候，戴高樂的法國政府突然提出「中立越南」的建議，莫斯科也從旁附和（註廿二）。由于法俄都是先後被迫退出印支的國家，都渴望從中共與美國手中，分別奪回它們已往的地位。雖然當時華府北平以及河內西貢都對此建議不予理睬，雖然莫斯科與巴黎的人事有新陳代謝，但對印支的捲土重來企圖，一直沒有放鬆。莫斯科既已由軍援北越與促成巴黎和談而使此項企圖得以實現，法國政府願為越南和談的東道主，並不惜多方努力促成談判獲得協議，也仍是為了重來印支。

法國早已表示願意參加印支國家戰後重建工作，其目標當然是為了藉經

濟的聯繫以恢復其對此一舊殖民地的影響力。而一直受法國扶植的越南遜王保大，正于巴黎和議簽訂後東來旅遊，且表示願重回祖國以履行公民義務。以致有人揣測，他將有意出任和協委員會中三方的中立一方，並可能是巴黎方面早有安排。果然如此，則法國在此舊殖民地的意圖，便不僅是恢復經濟文化的影響力而已。

英國雖撤退了遠東的防軍，但這是由于經濟的壓力而情非得已。其對東南亞的舊殖民地又安能忘情？由倫敦于去年八月出版——且為一向被公認為具有權威性的珍氏年鑑（Jane's Yearbooks）指出：一九四二年日本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改變了整個東南亞形勢的史實又將重演，主角則換為蘇俄與中共，並認為西歐國家在東南亞有不能放棄的利益，主張英國應與盟邦恢復遠東艦隊的舊觀。此顯示美國海空兵力的留駐于此地區，法國重回印支，都是與英倫早有默契，且均將有助於英國勢力的重來，以及歐洲共同市場的經濟力量一併伸入。

不過珍氏年鑑的編者勃來克曼（Raymond V. B. Blackman）先生是將俄毛北越的力量併為一起，而華府與英法等西歐國家，則是將三者分別制定對策並使之相制相持。對此一地區早具野心的日本，雖然力主排俄，但已倒向北平而企圖拉攏東南亞國家與中共改善關係以換取和平，此種與虎謀皮和引虎拒狼的想法既為東南亞國家所不取，且將由于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貨物大量湧來，使日本在此一地區的市場上將遭到勁敵。當日毛建交，泰國已掀起反日貨運動，東南亞國家也都引起了反日暗流激盪時，李光耀正致力于親邀歐洲共同市場國家開關東南亞市場，已獲得它們來新設廠及設立銀行的承諾。其用意可能是為了平衡日本的經濟力量，以免中共的軍政勢力跟隨日本的經濟勢力以俱來。所以今後西方與日本在此一地區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激烈競爭的一面。

七 結論

今後東南亞的局勢，將由美軍在泰的留駐，形成南北兩個區域。在鄰接大陸與北越的緬、寮、高棉與越南，將是共黨陣營由內部的互相鬥爭，引起對外軍事與政治並進的紛亂區域。而自由國家包括美、英、法、日及西歐澳

滿，因此主張改善與各國經濟關係，力求貿易平衡，消除各國對日本疑懼。對其他亞洲國家，仍將以經濟外交為重心。為了消除各國對日本疑懼，將極力改正過去缺點與唯利是圖的作法。例如降低貸款利息、延長償還日期、有秩序的對各國輸出、增加各國對日本輸入等，均在檢討之中。

對亞洲區域組織，仍將以召開「亞洲太平洋國際會議」為目標，並以此項組織，替代現在的「亞太理事會」。但由日本來控制，使日本成為亞洲地域的實際領導者。在微妙、複雜的亞洲局勢中，利用美國、蘇俄、中共間的彼此矛盾，從中獲得實利。

總之，日本對亞洲國家，欲納入其勢力範圍，企圖極為明顯；使用方法，先以經濟着手，進而作政治控制。不過目前亞洲國家及整個國際情勢，已非昔比。除非日本誠意與亞洲國家合作，否則，田中政府的構想，將會遭到全面失敗。

註(一)日本外務省為了解各駐在國實際狀況及闡明日本對各國外交政策，每年分區召開大使會議，交換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所召開的亞太地區大使會議，出席者包括越、泰、印、韓、非、緬、柬、寮、紐、澳等十個國家駐在大使。

註(二)「緊急東南亞大使會議」，係今年二月十七、十八日在泰國曼谷舉行，出席者包括越、寮、柬、泰、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緬等各國日本大使。

註(三)日本與中共建交後，我外交部沈部長，即於九月二十九日發表正式聲明，與日本絕交。聲明主要部份，有下面一段。

「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日本政府罔顧條約義務之背信忘義行為，茲宣佈與日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指出此應由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

「蔣總統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係接受日本戰敗投降之政府，並係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締訂和平條約，終止戰爭狀態，恢復兩國外交關係之政府。且中華民國政府一貫係在本國領土上依照憲法行使主權，且自締結中日和約迄今，兩國間情勢並無任何改變，以是，所有由田中政府片面背棄中日和平條約，勾結中共匪偽政權，所產生之一切行為，凡屬損及中華民國政府合法地位，領土主權及一切合法權益者，均為非法，其由此所引起之嚴重後果，亦均應由日本政府負

完全責任。……」

——上接第38頁——

紐諸國亦參與其間，不僅將與北越以外的各國政府合作，對北越的和平派與各國共黨陣營的覺悟者，亦將予以支援，勢必形成一個敵友難分的混戰區。其成敗須視美國與各自自由盟邦能否密切合作？以及各國當政者能否團結上下？並運用共黨內部的五鬥而使之相尅相持？

由于印支是中共夥同北越輸出戰爭的口岸，共黨陣營在此一口岸的混戰，自會阻滯它對東南亞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由于東南亞國家協會成員各國，在謀求中立和平的策略上，已放棄了拉薩克所致力的求取美俄毛的保證，以及要求強國撤退此一區域的軍事基地，乃是讓美軍在泰國建立新的防線，並讓各國的勢力在此相互競爭以達成平衡，使本身變為主動。尤其是進一步參與自由國家援助包括北越的印支四國戰後復興工作，藉以拆散中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夥友，這種積極的攻勢防禦策略，或可使東協五國有暫時的安定。不過仍須視各國能否排拒中共花樣百出的統戰？尤其是它已將國際統戰機構隨其聯絡辦事處伸入華府，由此而迂迴到此一地區的美國盟邦。如果它一面指使美國的共黨同路人侮蔑此一地區的各自自由國家，一面由各該國的潛伏份子策動民族主義者掀起反美浪潮，從而主張引毛俄以制美，則東南亞自由地區又將難免于赤浪橫流。

註：(一)越南停火及聯合軍事委員會議定書，第三條。註：(二)和平協定第四章第十二條。註：(三)泛亞社永珍電，本年、二、廿二。註：(四)(五)「毛俄在印支的爭奪」，本刊、十二卷、五期、拙著。註：(六)中國時報，本年、二、廿二。註：(七)路透社曼谷電，本年、二、二。註：(八)中國時報，本年、二、廿一及廿二日。註：(九)(十)「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六、黎世芬著。註：(十一)「北越內幕」，P. J. 霍尼博士著。註：(十二)中央社台北電，本年、元月、卅。註：(十三)「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九、廿一、巴里斯撰。註：(十四)「一項最脆弱的和平」，中國時報，本年、二、十二、駐美特派員傑航訊。註：(十五)合衆社倫敦電，一九七二、十二、十四。註：(十六)華僑日報，本年、二、十七。註：(十七)美聯社華府電，本年、二、十四。註：(十八)路透社曼谷電，本年、二、廿五。註：(十九)路透社雅加達電，本年、二、廿。註：(二十)曼谷世界報，本年、二、十八。